

钦志新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康
熙
製
梁
案

康熙製裝案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钦志新

康熙架辕案

饮 志 新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临沭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·25印张 2 插页 201千字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

书号10331·158 定价1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。作品以康熙末年江南苏吴地区农民罢租夺地，官府剿捕镇压为背景，通过该地爱国志士与官府在保护和搜查大江南北反清帮会起义图（联络图）——阳光袈裟的故事，着力刻画了毕云峰、白英娘这一对男女主人公惺惺相惜、真实细腻的爱情纠葛和大义凛然、拯焚救溺的高尚情操；作品还塑造了一组性格迥异的武林群像，对封建帝王及其豢养的鹰犬也作了深刻揭露；作者娴熟武功，许多打斗设计不落窠臼，且语言明快流畅，人物呼之欲出，情节丝丝如扣，悬念迭起，扣人心弦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潜皇宫偶遇英杰**
游苏州巧救孤女……………(1)
- 第二回 截盗贼侠士相识**
刺暴君太监泄密……………(9)
- 第三回 蝎蛇心知府献策**
慈悲怀方丈受骗……………(19)
- 第四回 劫官船双侠获利**
焚佛宇群僧罹难……………(35)
- 第五回 上贼船飞燕险露红妆**
侦命案李鹰奇获至宝……………(44)
- 第六回 宿黑店初萌情思**
杀众贼重择归路……………(54)
- 第七回 红枫林假仲昆中计**
罗霄山真姐弟斗雄……………(71)
- 第八回 厨子头偏逢细作**
锦套索竟擒女侠……………(83)
- 第九回 采花盗垂涎巾帼身**
双拐侠拯焚虎狼穴……………(96)

- 第十回 凭仗义走险救飞燕
省过失打援助云峰…………… (105)
- 第十一回 诉衷肠倾谈无眠夜
释误会献智有心翁…………… (115)
- 第十二回 佯作真老游侠设套
人追狗小兄妹传信…………… (128)
- 第十三回 黑刹手兄弟丧生
红妆女飞燕获救…………… (138)
- 第十四回 奸中奸闹鸡双激将
坏中坏恶煞孤投宿…………… (151)
- 第十五回 喜敬酒老侠泄密宗
痴酒泪女杰叹命薄…………… (161)
- 第十六回 总香主巧饰军哨服
滚地龙复失和尚衣…………… (172)
- 第十七回 铁锚帮人归山谋策
大内高手垂涎丽质…………… (183)
- 第十八回 图宏略女侠设巧计
感恩义村姑剖真心…………… (190)
- 第十九回 卖花女急求府内消息
黄世彪欲尝洞房春暖…………… (196)
- 第二十回 大内高手乘兴求偶
蒙面大侠趁乱得宝…………… (204)
- 第二十一回 存仇隙只为好胜
解宿冤全凭明义…………… (217)

- 第二十二回** 释雪因道长显高风
失云峰女侠坠情网…………… (226)
- 第二十三回** 勇后生孤胆遭火枪
顽秃鹰野心设毒计…………… (238)
- 第二十四回** 苏州府通谍招恶战
野猫坪香炉湿硫磺…………… (248)
- 第二十五回** 猛二郎奇术伤“火神”
贼叛僧怪器害少年…………… (259)
- 第二十六回** 飞陡壁求药见柔情
踏青溪闲言识刚玉…………… (267)
- 第二十七回** 师徒恩高僧假入伙
父子情航主真动怒…………… (280)
- 第二十八回** 古墓森森小舵主受困
雄魂厉厉老道长捐生…………… (293)
- 第二十九回** 雪因诈入天地会
群雄计伏两面山…………… (303)
- 第三十回** 群英会官兵遭火攻
袈裟图义举撼中华…………… (310)

潜皇宫偶遇英杰

第一回

游苏州巧救孤女

康熙六巡江南，那最末一趟返京时，已是“西风紧，北雁南归”的初秋时节。这夜乌云遮月，三更过后，各处熄灯灭盏，整座紫禁城内益发黑压压，乌沉沉，死一般寂静。只偶有那枯枝败叶，随地面凉风滚动，在石铺甬道上沙沙作响，于空寥死寂中又平添了几分阴森可怖。

突地一条黑影从东北角翻了进来，其神速如燕子穿柳，其轻捷似翎羽落地。这人一身夜行衣裤，蒙面背剑，行踪不亚于深山白猿。只见他紧贴墙根只一蹭，便来至贞顺门边，黑暗中朝大门扫了一眼，并不进去，就地拔葱，飞上倦勒斋廊檐，接着在房上施展走壁之功，过符望阁，越北五所，径绛雪轩，落在了御花园的万春亭之上。他立于亭台，却仰望那几棵百年银杏树。这等人目力是练就的，常人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他也可目击数丈。凭这功夫，他便盯准了那两边最高的一棵银杏，窜到近前，飞身而上，恰就落在叶茂枝繁的一个桠杈上。立稳之后，一腿盘树，身子就如枝头探出去，向储秀宫窥视。

夜潜皇宫，为盗者少，行刺者多，且今夜皇帝佬儿正于储秀宫就寝，这来者的用意便不说自明了。此刻他收回身子，只一翻便落在养性斋门前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人刚站定，平地便是一声喊：“拿刺客！”接着数十个御前侍卫蜂拥而上，刀剃枪扎，势如飞蝗。来人一声未吭，迅速抽出背上长剑，与众侍卫战在一起。那御前侍卫，皆鹰犬之辈，且在自家门口，虽其中早已被那一片白光似的利剑撂倒几个，仍有恃无恐，边战边扯开喉咙大嚷：“有刺客，快通报黄世彪黄大人，拿贼！”此时早有人挑起了灯笼，一时间养心斋门前被照得通明，行刺人显然无心厮杀，听了这几声喊，就想夺路走脱。哪里走得了？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层层尽是长枪短刀，把他围得水泄不通。行刺人正有些急，忽听前方外层的侍卫呼爹唤娘惨叫，紧接着一条血路已经杀出。只见一位紫脸膛，也穿着夜行紧身衣的人，手执一对小铁拐杀到面前来，对他低唤一声“随我来”，领先上房。行刺人随跟上来，二人正要搭话，便听下边大喊：“黄大人快追，贼子上房了！”行刺人急拱手道：“这个黄世彪煞是了得，你我后会有期！”说罢奔崇敬殿逾墙而去。后来者只好跨殿越宫，奔西城墙而去。为防追踪，此紫禁城后，他绕过北海，先往西四行了一程，才绕回崇文门南的磁器口，越墙进了客栈，悄声回自己房间关了门。

此人姓毕，名云峰，今年正交二十岁。他为了报仇，在江宁就欲杀康熙，因未得手，便一路跟了来，偏偏沿途护卫太多，各处行宫亦把守森严，更难下手，今夜才只身潜入内

官，原想冒九死一生之险，也得结果康熙性命，哪料到就碰上了那一位不相识的同路人。毕云峰此时想想，虽家仇未得报，也觉宽慰——天下不乏义胆更壮之人，也要杀康熙！

史家惯常爱提“康熙盛世”，清朝诸多皇帝，对他评价最高，怎么就会有人要行刺于他？“盛世”的显赫，其实是筑于百姓的劳苦磨难之上的。有清一代，从来就是不但用武力镇压反抗以统治全国，而且还想尽办法以“文治”钳制思想，消弭人们的“反侧”之心的。至于文字之祸，几乎不断，真是更仆难数。一字违碍，即兴大狱，杀戮残酷，自古所罕见。有些头脑的人，或有识之士，甚至不知何故便被加之以“大逆不道”、“讪仇时政”、“逆天负恩”诸罪名，合族遭诛，剖棺剜尸枭首，活着的也得扫数流放，发遣宁古塔为奴，永世不得活路。这康熙又格外包庇亲信，纵容贪污，致使官场贪脏欺蔽之风，达到骇人地步，一时间天下怨声载道。

单说这毕云峰，原是广东番禺一官宦家族之后，其父因“不感恩仁深义至之皇恩，反替抗官骄民偷渡”而招致阖家杀身之祸。云峰那日因被抢至奶娘家中，才幸免于难，后得铁腿道长石灵子收养并传真技，现已成江湖大侠。

当下毕云峰躺在床上算计时日，从江宁来京竟耗去半月功夫！离九九重阳节只差一个月，这京城怕是不能久呆。

原来他自粤道到江浙一带，是为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，在苏州城北，浒墅关文昌阁下替师报仇，不期时逢康熙南巡，便赶往江宁行刺。既然跟到京城仍未如愿，也只好放过这次又机会，重阳节报师仇，是断断不能迟延的。怎奈他堂堂

大侠，狂跑数千里，竟雪不了家恨，心事自然难平。可幸他豪侠肚肠，绝不缠绵，多能自制，看天快交四更，便想令自己入睡。刚一合眼，却又记起刚刚在皇宫所遇那素昧平生的同路人，看他剑法不凡，必经高人指点。毕云峰想到那人，心头竟隐隐生出仰慕之情。

他昏昏糊糊，何时入睡竟不得知。一觉醒来，已是日上三杆了。他忙起床穿衣，早有店家送来盥洗用水。盥洗已毕，便结帐离开店房。

他来到闹市，在酒肆、杂货店铺又兜了半日，凡人稀处，尽皆窃窃私语，偶尔可听到几个字，多是提及一个叫“飞燕”的人几入皇宫，轻功如何了得。他于江湖上早有所闻，北道有位义贼“飞燕”，功夫高强，专事杀富济贫。难道昨夜所遇，正是此人？如此一想，又勾起昨夜睡前的那段心思，更想结识此人。无奈他各处听听，皆道皇宫加倍戒备，撒下天罗地网，只待捉拿钦犯剜尸，便决计先返苏州，待报了师仇再雪家恨。

他星夜兼程，回到江南已近八月中秋。

这日黄昏，月牙初露，西风缓缓吹过江南大地，兀立苏州城外平原上的孤山，在暮色中显得越发孤单、荒凉。山脚下，那座本为供奉狐仙老爷而建的小庙，因了近年狐仙不再作祟，已许久不见香火，终日寂静得象一眼枯井。此时雀鸦投林，蟋蟀单鸣，光景更加凄苍萧瑟。

庙内单开间大小的正殿里，在蓬尘蛛网之间，毕云峰正摆着骑马势，站桩练气。他身材魁伟，气宇轩昂，头戴鬃髻

青英雄巾，身穿蟹壳青靠短打，腰束白帆布青龙带，脚蹬麻布浅帮牛皮软工底登上鞋，宽宽的肩背，驮着一个姜黄颜色素缎包袱。他这一身打扮，日里一路而过，曾引得众人瞩目唾舌。嘻，有清一代，黄包袱可不是随便能背的，老话说：“黄包袱上了背，打死了不流泪。”他们不是自恃武功超群、想浪迹江湖得个“天下第一”的雄杰，就是怀着深仇大恨，非要找到仇家冤冤相报的侠士，把人打死不抵命，被人打死没人管。因此寻常百姓看到了，都避之不及呐。此刻，蟋蟀鸣声阵阵，象草须撩拨心扉，实是难奈，他再也无法意守丹田，只得收起架子，朝破门败壁外那秋水似的月光凝视了一会，索性缓走了出去。

蟋蟀依然一声声长鸣着。这些好斗的小东西，大概在哀叹生命的不再长久。庙外夜色很好，脚边，长着杂树野草的山坡，向黑沉沉的天空斜爬过去，月光则顺着山坡淌下来，一直淌到平展展的大片稻田上，田里正抽穗灌浆的晚稻泛着黄色。毕云峰浏览片刻，举目向北望去。月幽幽，夜茫茫，他尽管没看到什么，想想肩负的重任和将临的拼斗，豪杰心肠中，竟也泛起了象脚边的蟋蟀般的悲哀。

毕云峰呆呆地想了一会心事，正欲转身进庙去，眼梢忽然窥见远处有人掠过，其行踪疾如箭，快如风。要不是他自小数物练眼，沉沉夜幕中是很难发觉的，唯其如此，更使他对夜行人产生了好奇。他凝目一想，立即施展提纵术，悄悄跟踪，所幸对方行走功夫似乎略逊一筹，往南赶不多久，眼看黑影越来越大，且看清了对方穿的是夜行紧身衣裤。此人定

然有什么大事。他怕被人家发觉引起误会，正想刹住脚回去，却见夜行人突然身体一矮蹲伏下来。他知道那是对方怕有人跟踪蹲身观察的，也就跟着蹲下去。守了好一会，却不见对方起身，于是更加好奇。他估计对方武功决不会在自己之上，大胆走了过去，然而哪里有人！他借着月光细细一辨，见地上的枯草，有被压过而折躺的痕迹，心想，一定是那夜行人爬过一段路后飞跑掉了。嘿，想不到打了一世鹰，却被鹰啄了眼睛。他心里又好气又好笑。他判断那人并未发觉自己，而只是出于狡猾。这么鬼鬼祟祟，为的什么事情呀？他不仅好奇，而且生了一股好胜心：哼，别以为你“老猫打盹”厉害，我偏要找到你，到时别怨我打秋风！可四野茫茫，到哪里去找呢？他正搜索蛛丝马迹，忽闻西南方传来惊呼声，便迅速扑奔过去。

那是一幢农舍，苏南常见的通转八间，房屋四周叠着高高的围墙，那逐渐微弱的女子的惊叫声正是从左厢房发出的。毕云峰提腿一纵跃上去，手抓住檐头，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身体上了屋面，走近天窗望进去，只见地上横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，那个夜行人正把一个姑娘按倒在床上，姑娘已经没了反抗的力气。他顿时大怒，一脚踩断椽子，凌空跳了下去。那采花盗眼看就要得手，听见头上一声崩响，知道有人，只得暂时放松猎获物，把旁边那把沾血的单刀执在手里，待来人落下时，恶狠狠惊那双脚。姑娘躺在床上两眼圆睁，吓得木在那里。就在那明晃晃的刀口即将砍到脚踝之际，毕云峰倏即收腹缩腿，在空中一个翻滚，躲过那一刀，

接着“苍鹰蹬脚”，两个脚尖点向采花盗肩头的两个井肩穴。采花盗却也厉害，顺势“推窗望月”，把刀口横架门面，等待双脚到时削掉。毕云峰只是虚招，稳稳立足地上，施展本门鹰爪拳，发出凌厉攻势。他左手成爪，就要抓对方的肘臂。采花盗刀口下沉捋他指爪，毕云峰已然变招“黄龙探爪”，“海底捞月”，同时取对方上下盘。采花盗仗着手里有利器，“八面威风”，“捲海翻江”，以守为攻，只想用那快刀碰他双手。毕云峰化解得快，才没伤身。这采花盗叫花庚生，是江湖上著名的武术宗师“金刀李顺风”的开山门徒弟，刀上功夫十分厉害，且眼见得房间内天地又小，知道自己明显占着优势，便一刀紧似一刀，只想把那打秋风的杀了，再拿那躲在墙角吓得索索发抖的姑娘出气。然而，尽管刀刀险恶，却就是砍不到那近在咫尺的对手。他不知道，毕云峰从小就练那空手入白刃功夫，先数物，再练梅花桩，又在竹林里随意穿行疾走……采花盗刀势才起，他已然看到，且步法奇快，或避于侧，或迂于后，两爪同时攻那要害穴道。采花盗反而只得转攻为守，这样斗了十几个回合，他刀法竟有点乱了，只怕反被掣肘，于是改变套路，打出一路粘刀：它是乃师李顺风独创，专以用来对付空手夺刀的对手的。但见那单刀围着身体飞速盘旋，划出了一团团白光，只管向毕云峰靠拢，任你红砂手，铁砂掌，一旦碰着，休想不指残手断！毕云峰无法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，一步步退到门口，一跤跌了下去，吓得那蜷缩着的姑娘没命地叫起来。花庚生一声狞笑，窜前一步举刀砍了下去，他突然觉得手腕一

麻，单刀哧哧飞了出去。毕云峰“青鱼捲水草”跃了起来，又开利爪似的五个指头，“饿鹰扑食”，直掐采花盗的咽喉。花庚生急起左手切对方脉门，毕云峰变爪为掌往下一沉，花庚生连忙缩回，往后退了两步，他自知功夫比对手差一截，勉强斗了三个回合，找个空子向外窜去。毕云峰急施擒拿手。花庚生听见背后风起，头一低，被抓住了夜行衣，他拼力挣脱，半件衣服扯在毕云峰手里。他逃命要紧，“飞燕出林”窜上了屋顶。

毕云峰觉着，这种害人精不能留在世上！他拾起地上的单刀追上去，见一个黑影立在屋脊，大喝一声：“你往哪里逃！”正想蹑上去，忽见对方手一扬，知是暗器，身体急速偏过，暗器擦肩落下。他抬头看，采花盗已然不见，急忙飞身上屋，举目四望，哪里还有影子。他并不死心，跳到地上，一手扯刀，一手从囊中取出飞石，以防采花盗从暗处袭击。这样前墙后根搜了一圈，正有点失望，突然听见远处一片喊叫：“快追，贼往北逃了！”今夜好热闹！，毕云峰想罢，便迎过去打算看个究竟。

第二回

截盗贼侠士相识 刺暴君太监泄密

毕云峰闻声向前，走没多远，只见一条人影，象黑箭似的飞窜过来，其速度之快，非采花盗能比。他知道是武林高手，很为对方落入鸡鸣狗盗之列而惋惜。他天生一副爱管闲事的侠义心肠，既然看见了贼，当然要帮捉。前面正巧是座环龙桥，他立在桥顶，待贼奔到，喝道：“快把赃物留下！”将刀横在面前。那贼一手抓着个小香炉，一手扯着把宝剑，见有人拦阻，倏地“拦路斩蛟”刺来。毕云峰见剑锋凌厉，不敢怠慢，“顺水推舟”一摆，两柄利器相撞，崩出一片火星，各自都把兵器收回，互相对望了一眼。毕云峰见那贼全身穿黑，一块縞布蒙住了脸庞，只露出两颗明亮的眼珠，身手十分矫捷。他觉着似乎在哪里见过，正想询问，对方又一剑刺来，他只得扯刀招架，心里想，我只需阻住路头，让物主追上就行了，于是并不用出全部功夫。那贼却要夺路，一剑比一剑厉害，都往那致命处刺来。毕云峰随到随解，身体始终堵在桥中，急得那贼嗷叫起来，尽管气忿之极，声音却很好听，他又觉着有点耳熟，正想后退下去放一条路再设法询

问，那贼却返转身去。原来，一伙人已从后面追到，他们有扯棍子的，有举戒刀的，有提月牙铲的，均是光头和尚，一个个咬牙切齿，怒气冲冲，各执家伙，把贼围在当中，那贼依旧一手持剑，一手提着小香炉，并不显得慌张，众僧兵器虽然厉害，半根毫毛都没伤着那贼。毕云峰立在桥顶看着，心里不由得赞叹这贼的好武功。那身高背阔扯棍子的武僧，眼见拿不住人，夺不到宝，发恨地吼一声：“贫僧开杀戒了！”

“乌云罩顶”举棍当头压下。那贼发觉一阵棍风胁来，不敢招架，一个云雀步跳开。那棍子却跟着“霸王上阵”横扫过来。那贼窜得过快，腰上才没挨着。其余的武僧见领头的拿出拼命功夫，也都大开杀戒，戒刀、月牙铲，少林子母棍，已非刚才攻势，俱各呼呼生风，嗖嗖发威。飞贼再也无法轻松自如地应战。毕云峰刚才还以为和尚们武功平常，此刻明白，那是出家人慈悲为本，眼见得再打下去那贼将有丧生之虑，便想下桥相助。那贼倒也机灵，说一声：“还了你们吧！”手一扬把小香炉掷了过去。那使棍的武僧伸手接住，打个唿哨，众僧一齐跳出了圈子，大喊几声“下次再偷定不相饶”之类的话，气昂昂地各执武器走了。

毕云峰看着，心头石落地，他一边往桥下走一边招呼：“好汉留步！”

那贼正缓缓地举步沿河走去，听到喊声，心里顿时升起一团怒气，返转身来，挺剑喝道：“拦路贼休得不识抬举！再啰嗦，让你剑下做鬼！”

“误会了，朋友，你我似曾有一面之识”。毕云峰连忙